

戊戌履霜錄

戊戌履霜錄目錄

卷一

政變月紀

卷二

康有爲構亂始末

邦交志

卷三

應 詔陳言記

卷四

黨人列傳

內外薦舉表

二十一省新政表

予自甲午通籍以後身歷四大變而國以傾此雖  
少作取其與驢背集官制芻論皆可存一時掌故  
故刻而藏之俟後世修史者采焉癸丑五月退廬  
居士自記

戊戌履霜錄卷一

退廬居士

政變月紀

日難初平。德學旋發於膠。士論譁。廟謨不定。二  
行險倣倖之徒。託名忠愛。鼓煽公卿。於是李端棻言  
學。榮祿胡燏棻言兵。翁同龢議設昭信股票。新政始  
萌芽矣。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春正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下  
省曰總署。采貴州學政嚴修議。以內政外交理財經武格  
物考工六事。奏開經濟特科。別爲經濟歲科。附鄉會

試並行刑部主事張元濟立上海通藝學堂請頒發  
同文館書籍編修黎榮翰請總署護照赴東洋游學  
皆許之命軍機大臣會同總署籌辦京師大學堂  
從御史王鵬運之言也盛京將軍依克唐阿疏陳  
鈔票之利言日本維新以前國勢浸弱行鈔法卽轉  
弱爲強俄羅斯昔時地廣民貧行鈔數十年國用充  
裕至今賴以周轉奴才於光緒初年在黑龍江副都  
統任內親見愛暉商賈行用皆係俄帖華商購辦貨  
物必先以銀易帖始可易貨以致邊界數百里俄帖  
充溢迨後調任琿春見華俄互市仍以俄帖爲重由

今思之。中國如早行鈔票。則以票換帖。兩相抵制。自可堵塞邊隅漏卮。事下戶部。部議欲行鈔票。必先寬籌成本。日本西鄉之亂。紙銀一元。不敵銅元二百。俄國歲計。亦載俄羅般一。易紙羅般六。可爲成本不足。不能流通之明證。現值洋債困於外。餉精耗於內。出入相抵。不敷甚鉅。何從籌大宗的款。爲鈔票成本之用。議上事遂不行。依克唐阿又請設京師總銀行。外省提庫銀各設分銀行。各口岸由關道籌款設通商銀行。詔令盛宣懷體察上海銀行情形以聞。二月。以刑部尙書廖壽恆爲軍機大臣。自軍機設而

內閣擁虛位。雖李鴻章以平定東南大功。錫爵居首。輔徐桐以上書房總師輔。皆不得與聞朝政。唯總署以變法故。頗參預其間。非故事也。廢武試弓刀石。以槍礮代之。是時新法初興。承積弱之後。諸大臣皆屬意武備。榮祿尤好言兵。既改變武科。又挑練神機營萬人爲先鋒。保衛宮禁。總署雜采各國儀式。酌定實星章程上之。湖南巡撫陳寶箴請撥庫款充時務學堂武備學堂經費。從之。從左都御史徐樹銘言。詔各省舉行蠶政。

三月。以李占椿爲江南提督。時南北洋各練新軍。北

洋稱新建陸軍。袁世凱統之。駐天津。南洋稱自強軍。占樁統之。駐江陰。皆改用洋操。聘西人爲教習。詔各省實行保甲。聯絡漁團。並勸辦義倉。修荒政。

閏三月。上奉皇太后。閱神機火器。健銳三營新操。嘉其訓練有法。管理王大臣各加一級。翼長操官兵。弁賞賜有差。召湖廣總督張之洞入覲。行次上海。聞沙市亂。放還。麟書薨。以榮祿爲文淵閣大學士。胡燏棻籌辦津榆鐵路。以款絀。故請仿海防鄭工例。開鐵路捐。部議不許。

夏四月。恭親王奕訢薨。上輟朝五日。命配享太



廟謚曰忠王。彌留時，上入視，張目語曰：聞有廣東舉人主張變法，當慎重，不可輕任小人也。上領之。王少時好讀通鑑，宣宗極鍾愛之。文宗之臨沒也，遺詔令輔穆宗，故破例入參樞務。同光以來，國事咸取決焉。上及太后皆嚴憚之，亦多賴其調和。王死而翁同龢獨持朝政，兩宮之聲氣始隔矣。購德國鐵甲船三，曰海容、海心、海琛，魚雷艇四，曰海龍、海鷲、海星、海化，威海之敗，北洋兵艦悉爲日本所取。至是購此七艘，謀復海軍，而旅順、大連、營膠州皆爲敵踞，幾無屯泊之所。從侍郎榮惠言，詔

宗人府保薦近支王公貝勒出洋游歷。賞李鴻章  
張蔭桓頭等寶星。前此所未有也。調董福祥甘軍  
由平陽移駐正定。浙江征藥牙鋪稅。溫甯大亂。河  
南湖北陝西皆奏請緩辦。詔悉停之。御史楊深  
秀疏請釐正文體。詔中外大臣舉人才可使異國  
者。上旣銳意變法。廷臣不便者多依違其間。口不  
言而腹誹已。而徐樹銘疏攻陳寶箴。新舊黨始分門  
戶。大學士徐桐雅負時望。主攘夷。生辰張宴。賀出片  
紙。疏列門下士二十餘名。榜於門。戒閹人勿納。皆好  
言新法者也。又密參張蔭桓。誣爲罪魁。上滋不悅。

旋下 詔曰數年以來中外臣工多主變法自強通者詔書數下如開特科裁冗兵改武科皆經再三審定籌之至熟甫議施行唯是風氣尙未大開論說莫衷一是或託於老臣憂國以爲舊章必應墨守新法必當攢除眾喙噤噤空言無補試問今日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靡有限之餉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絕豈真能制挺以撻堅甲利兵乎朕唯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於時政毫無裨益卽以中國大經大法而論五帝三王不相沿襲

嘗之冬裘夏葛勢不兩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後中外  
大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爲  
雄以聖賢禮義之學植其根柢又須博采西學之切  
於用者以救空疏迂陋之弊或譖翁同龢於太  
后太后惡之又追咎中東戰事免其官放歸田里  
徵王文韶入軍機以榮祿爲直隸總督是時舉子會  
試集輦下者七千餘人憤國威不振旣辱於倭又逼  
於德人情蠢蠢欲動浙江江蘇廣東各聯合鄉人詣  
都察院上書臺臣拒不納則麤聚而譁天津報館刊  
布瓜分中國圖說遠近震恐御史黃桂鋆請託訛言

勿許樞垣自恭親王薨同詠突遭嚴譴錢應溥稱疾  
不朝上惡剛毅執拘常切責之廖壽恆視諸臣爲  
後進尤不能有所指陳上歎廷臣無一可倚適徐  
致靖力保康有爲黃遵憲譚嗣同梁啟超張元濟五  
人始一意嚮用新進矣浙江巡撫廖壽豐奏陳經  
濟歲科當仿特科六事徑由學堂選舉總署議准並  
酌定章程六條上之康有爲上疏請定國是援據  
中外古今故事凡數千言辭甚偉上大奇之立  
下總署議行總署不能詰又命軍機議之軍機以爲  
不便事遂寢詔二品以上大員凡陞遷賞賜均具

摺詣 太后前謝恩。張之洞奏請將湖北丁漕減  
征平餘仍舊征收以充學費下部議行。

五月 詔從部議各省營兵均由天津新建軍上海  
自強軍派員分往教練。康有爲爲宋伯魯代草一  
疏請廢制藝。上以近日章奏多被廷臣駁斥制藝  
自宋元明迄今行之且千年深入迂儒骨髓驟欲改  
革眾議必譁或援 祖制取 懿旨以相阻遏事終  
不行遂不付廷議徑下 詔著自下科始鄉會歲科  
各試向用四書文者一律改用策論陽湖汪文博聞  
伯魯疏出有爲手因貽書有爲言科舉之弊舉者非

所知而決以一日紙上之文學者無所教而欲以三年弋獲之的。銅人才墮國本莫此爲甚。今縱改試策論而剽竊以爲長技。易地可行。倉卒而求立談。濫竽不免。同蹈空言。無裨實用。鄙人以爲宜并廢科舉。大興學校。府廳州縣設小學校。省會設中學校。京師設大學校。合文武爲一途。貫中西而并課。入小學校學三年。拔其尤入中學校。視秀才入中學校學三年。拔其尤入大學校。視舉人入大學校學三年。拔其尤廷試之。而授以職。學成之日。卽廢筭之年。朽櫟無僥倖之望。才幹無淪廢之憂。以視苟且充數。昏暗摸索。

孰得孰失。毋俟智者。若科舉不革。雖有學堂。如贅疣。如駢拇耳。中國無學校久矣。日復一日。何以自立。及今新政初頒。若不盡革前敝。一經定制。遂難復返。且恐維新無効。轉爲守舊。嘗警始事之圖。不可不慎。有爲得書大喜。欲攘其言獻之。恐曠日持久。不能收効。旦夕。乃疏請改各省書院。義學。社學。學塾。皆爲中西學堂。毀鄉里寺廟。沒入其公產。以充學費。上法三代。旁采泰西。責令民人子弟。年至六歲者。皆入小學。教以圖算。器藝。語言。文字。不入學者。罪其父母。上以事體繁重。未可遽議施行。旋從張之洞。陳寶箴。嚴議。鄉



試首場試論五首。以歷代掌故爲主。次場試策五道。兼及五洲各國政藝。分場去取。如府縣試。落名者先。後罷歸。而以經義殿三場焉。會試亦如之。遠近帖括之士。驚怪不知所爲。書賈乘時射利。獵取中外時報。補綴成篇。標以俗名。如三場要訣之類。以誑咕嗶小生。獲利亡算。治馬神廟。公主廢第。爲大學堂。內自編檢司員外。自道府州縣。俱令入學。以孫家鼐爲管學大臣。許景澄爲總教習。美人丁韋良副之。時百事草創。學校事尤繁賾。禮部不敢主議。諉之總署。總署私屬梁啟超。啟超乃采日本東京學校規則。草

議八十餘條上之。宋伯魯言入股既廢。經濟歲科當並正科爲一途從之。從總署議設譯書局於上海。命梁啟超總理局務。張之洞既規定文科。復議以武科並入營伍。非兵弁不得與試。疏入報可。侍講黃紹箕方典試自湖北回。携之洞所著書曰勸學篇者以獻。上讀其書善之。優詔褒獎。頒示各省。大吏都人士求其書不得。則展轉傳鈔。上海用西法影摹上石。十日之間。凡三易板本。究其陳說亦無以大過人。但稱頌祖宗功德多媚詞。後陳寶箴李端棻均以奏薦康梁得罪之洞。獨免。此書之力爲多。

晉中變科舉一篇。卽與寶箴所奏行者也。盛宣懷  
奏設上海南洋公學。分立四院。一師範院。卽師範學  
堂也。二外院。卽日本師範學校附屬之小學堂也。三  
中院。卽二等學堂也。四上院。卽頭等學堂也。招商電  
報二局。歲各捐二萬金充經費。御史曾宗彥奏言。  
洋人自通商以來。竭澤而漁。中國精華。剝削殆盡。且  
新增條約。又准收土貨爲洋貨。販運旣捷。成本愈輕。  
銷路愈廣。今又佐以鐵路。將以開中國之利源。適以  
竭中原之膏血。中國地屬溫帶。土宜最廣。可耕之地。  
若以西法經營之。利可六倍。西人常謂盡地所受日。

之熱力。每一英里可養一萬六千人。又推算中國之地。若用農學新法。每年增款可六十九萬萬兩。縱不必盡如其數。但能得半。中國卽歲增三十餘萬萬。江浙紳士集同志於上海。創設農學會。兼采中西各法。以樹藝畜牧。倡導海內。在興利之中。較有實際。乞明降諭旨。亟予激勵。使天下聞風。盡奮美大之利。計日可收。疏入。詔劉坤一取上海農學會規則。咨達總署。總署又採用宗彥言。請予百工專利。改制以來。諸大人先生始言養兵。繼言養士。孫家鼐進大學堂經費表。歲用二十八萬八千六百有奇。創辦倍之。司

農所入半充軍餉。新軍仿泰西裝械，耗費尤多。士  
知國用窘乏，非訓農通商，惠工亟求本富之術，不足  
振興庶務。旋下詔曰：自古致治之道，必以開物成  
務爲先。近來各國通商，工藝繁興，風氣日闢。中國地  
大物博，聰明才力，不乏傑出之英。祇以囿於舊習，未  
能自出新奇。現在振興庶務，富強至計，首在鼓勵人  
才。各省士民，著有新書，及創行新法，製成新器，果係  
堪資實用者，尤宜懸賞以爲之勸，或量其材能，授以  
實職，或賜之章服，表以殊榮。所製之器，頒給執照，酌  
定年限，准其專利售賣。其有能獨力創建學堂，開闢

地利興造槍砲各廠有裨於經國遠猷。殖民大計。並著照軍功例。給予特賞。以昭激勵。於是京朝官聞風而起。王宗基創會文學堂。陳時利創道器學堂。王照創八旗奉直學堂。楊銳創蜀學堂。福建江西浙江江蘇皆不謀而同立社購書。攷求時務。梁啟超康門高足所著西學書日表。稱其師爲南海先生而不名。主上海報館二年。哭世罵人。謬以述作自任。軍機章京陳熾著書數十萬言。上之當道。勿售。遂中狂病。幾死。至是漸有求其書者。天下好奇之士。莫不攘臂奮興。思出其言若藝。以應天子之求。相傳蕭開泰火鏡。

熱力大至二萬噸。可代煤。■新三德律風較西製加

遠三倍。閩人沈朝安善噸漆。一棹面值番銀千圓。

英法爭購之。會稽陶七彪精於木工。能於二尺方匣內藏一棹一椅一几一架。凡日用器皿皆備。美人以金表二枚易去其事。皆未上達。編修徐琪奏保粵人鐸金區通曉電學。能以電光鼓動機輪。作爲電燈水龍水車諸器。旨下粵督譚鍾麟徵其器入京。趣之就道。將大用之。孫家鼐本東宮舊僚。在廷臣中最稱拘謹。官書局祕起。編修熊亦奇等區處既定。求家鼐代陳。以此得名。遂領學務。至是采馮桂芬校邠廬

抗議上之其書雖主變法皆成同以前舊說近三十年中時局大變諸通人已棄置勿道上從家難言命閣部院寺諸臣就馮氏書分別可行不可行者逐條籤注候旨酌裁盛宣懷奏設通商銀行請飭部通行各省關凡官款均交銀行滙解派奕劻色楞額永龍管八旗驍騎營崇禮載卓蘇魯岱管理兩翼前鋒護軍營驍騎營官兵七千一百四十一員名護軍營官兵五千三百九十六員名令半習洋槍半習洋機抬槍八旗漢軍砲營籐牌營悉廢詔改書院爲學堂省會爲高等學堂府廳爲中等學堂州縣



爲小學堂肄業者以次遞升。頒示京師大學堂章程。凡廟祀不在典禮者盡墮之。改建學舍。學堂課本悉由梁啟超編譯。於是梁氏學盛行於時。論者至比之王荆公經義。欲羣起而攻之矣。浙江學政陳學棻言策論不便考試。詔罷學棻以唐景崇代之。王文韶由天津入見。上詢北洋商務。文韶言粵商張振勳創烟臺釀酒公司。數年後可獲鉅利。又北洋出口貨物以駝絨羊毛爲大宗。就地置機仿造呢羽毯壇等物。亦可漸收利權。上命榮祿切實舉行。盛宣懷請就南洋公學內設立譯書院。從之。御史朱

伯魯奏言。昔日本維新之始。遣伊藤博文等游歷歐美。討論變法次第。及歸。首請設官報局於東京。報章一依西例。伊藤自著筆記。至舉西人一切富強之原。歸功報館。臣竊查各國報館之多。美國至一萬八千餘種。英德各一萬三千餘種。法國九十餘種。俄國五十餘種。大抵報愈多者。其民愈智。其國愈富。且強。如英之泰晤士報。美之地球報。法之巴黎時報。俄之森彼得時報。日本之東京日報。皆國所設。號爲官報。風行天下。泰晤士報日銷七千萬紙。他報稱是。上自君主。中及士大夫。下逮婦女傭匠。無人不閱報。無日不

閱報政府舉行新政。遇有疑難。輒旁采報館之言。以取決。舉人梁啟超前在上海創設時務報館。一遵西報體例。兩年以來。風氣大開。通達時務之士。以次漸出。請明降諭旨。改時務報爲時務官報。遷之京師。以上海爲分局。仍飭梁啟超往來京滬。主持其事。事下孫家鼐。議家鼐以啟超旣任編譯。不遑兼顧報館。力薦康有爲主上海官報。欲因是擠而出之。詔如所請。新法初起。家鼐雖依違其間。心實不懌。至是編譯局成。恐梁啟超專主康氏一家之言。定爲課本。敗壞士習。因奏言學堂教育人才。首以書籍爲要。義

理稍有偏歧。其關乎學術人心者甚非淺鮮。臣觀康  
有爲著述。有中西門經一書。其第八卷孔子制法稱  
王一篇。言春秋既作。周統遂亡。此時王者卽是孔子。  
無論孔子至聖。斷無僭亂之心。卽後人有此推尊。亦  
何必反覆徵引。教化天下。方今聖人在上。奮發有  
爲。康有爲必欲以衰周之事行之。今時恐人人存改  
制之心。人人謂素王可作。是學堂之設。本以教育人  
才。而反以盪惑民志。一旦犯上作亂之人。起於學堂  
之中。臣何能當此重咎。凡譯局新編之書。應請由管  
學大臣閱過。進呈欽定。發下。然後頒行。奏上。不下

所司但 詔家鼎傳知康有爲遵照

六月康有爲重申前議請立制度局於內廷分設十二局總理法律度支學校農工商郵政鐵路鑛務游會海陸軍等事各省分道設民政局妙選通才督辦如學政例朝論譁然謂此局一開百官皆坐廢矣

從御史韓培森言 詔各省預籌積貯時徐海連年水災飢民數十萬顛沛流離死亡相繼無賴乘機竊發誘脅鄉愚白晝持挺相劫殺官司莫敢過問劉坤一請開淮北賑捐格於部議不行河決山東漂沒濟南臨淄二十一州縣粵西馬平會匪攻陷容縣北流

陸川興業四城浸及楚南廣東邊界黃槐森視師柳州相持累月未能肅清大足奸人余棟臣囚法國華司鐸徧張僞示侵擾川東北則通化馬賊踞朝陽鎮焚左翼官署上深憂之並命嚴行保甲以榮祿張之洞督辦蘆漢鐵路裕祿由閩浙總督入見

上慰勞再三詢及船政情形裕祿以款絀對卽日命戶部指撥銀百八十萬兩解閩濟用留裕祿爲軍機大臣從李端棻言令各部刪改則例另定簡明目錄仿史法分門列表盛宣懷勘路至涿州馳陳蘆漢鐵路情形蘆漢之創議也估費五千萬金撥部帑

千萬餘議招股久之集官股三百萬商民無應者張之洞乃倡借外債保宣懷爲鐵路大臣南北兩端兼營並進限五年蕝工至是京津淞滬津榆次第工竣關外大凌河一帶方議推廣山東委之德山西委之英容閩辦膠沂不成旋謀津鎮英德復覬覦之粵漢正路初議越嶺經江西楚人上書力爭始改議出廣州經佛山三水過長沙北達漢陽支郡東由惠潮抵閩西由三水抵梧州唯蘆漢關係南北血脈幹路不成則旁支皆無所附借比債百十二佛郎克經營三載北端未及保定南端未及孝感朝旨責宣懷不

符前議。詔勘路畢，卽由涿州入見。礦務與鐵路相輔而行。西人考察中國礦產，言山西一省可抵全歐。巡撫胡聘之以太行艱險，不便轉輸，議闢鐵路由潞安達邯鄲，直接蘆漢，旋以集公司不成而止。臺灣素稱煤旺，旣割界強鄰，二年之間，又輸出償款二百餘兆，搜括旣空，司農計無所出。王文韶、陳寶箴、依克唐阿皆以開礦爲言。湖南綢繆累載，最後乃得永州銀鑛。江督劉坤一委胡家楨爲理鑛專官，先從龍潭棲霞、雙石嶺等處試辦，折閱且甚於湖南。俄人窺喀什噶爾金穴，陝甘總督陶模恐利源外溢，遣洋員林



輔臣探至和闐而止。以荒裔不毛。未敢視爲利也。先是。有旨令雲南籌辦鑛務。總督崧蕃奏言。雲南五金各鑛。承平時計。有六十餘處。兵燹以後。除銅務一項。已派唐炯督辦外。其餘金銀錫鐵各廠。尙有三十餘處。或洞老山空。久經停歇。或從前極旺之地。現在積水過深。無從著手。或現雖開辦。而所出無多。僅敷成本。或官雖封禁。而附近無業貧民。不時私自採取。雖云籌備官本。招股次第興辦。亦難收速効。當事者求之不得其說。則爭咎中人之寡學。考鑛之無師。於是。上方以帑藏爲憂。簡王文韶張蔭桓爲路礦大

臣設總局於京師。所有各省開礦築路一切公司事。宜俱歸統轄。文韶奏言。漠河歲解戶部銀約二十萬兩。幾經駁查。而其礦山界址。采礦章程。與沙丁畫分四六成生金。猶見藏頭露尾。黑龍江又尤而效之。非令和盤託出。不足以拓商務而闢利源。會道員啟紹借洋債五百萬。以敘雅礦務。請蜀人官京朝者。恐其勾結夷人。遂爲一鄉之患。聯名具疏阻之。舉鄉人李徵庸。宋育仁。籌款合辦。自保利權。詔許之。前江西巡撫德馨。以貪污落職。出二十萬金。開奉天礦。賄學士濟徵。以聞。卽賞給布政使銜。令爲會辦。大臣人以

是嗔德馨巧宦而朝廷憂貧爲太甚矣。康有爲  
日以伸民權開議院說上。上頗惑之。舊制京官  
循資至老髦乃躋一二品非兼領樞要終歲不得面  
陳一言。太后之歸政也奕訢實專國柄翁同龢以  
毓慶宮舊恩頗蒙寵幸奕訢沒。太后疑變政之舉  
皆同龢嚮導逐之去位。上孤立失所倚有爲始乘  
機而進諸所改革。上欲藉廷議以籍太后之口。  
廷臣奉詔不謹議駁者十居七八。上積不能平。  
乃大開言路求通下情。詔翰詹科道日輪四員隨  
班入對。司曹有條陳時政士民詣都察院上書者卽

時據情奏聞。阻格者罪之。禮部主事王照慷慨負氣。敢大言私擬一疏。求掌官代奏。疏言英主每歲避暑。至法。俄皇徧游歐洲。請上奉太后巡幸東洋。以次及英法各國。尙書許應騤斥其紕繆。照以徵詞侵之。袖疏稿梓梓而出。應騤忿甚。會六堂聯袂參照。挾制無禮。上屢詔求言。兩月間未有所聞。頗疑諸臣壅蔽。應騤以有爲故。與新黨互相攻訐。已大犯時忌。疏入不納。反交部議處。部議降三級調用。上念諸舊臣多不利變法。非大創之。無以懲後。別降中旨。盡削禮部二尙書四侍郎職。賞王照四品京卿。時徐

會禮曾廣漢均以他官兼攝少宗伯當應駢與照交  
詎廣漢蒞任甫二日會禮及滿尙書懷塔布皆不與  
問照以大言欺謾長官遽躋顯職時論頗驚怪之後  
數日復劾張蔭桓濫保革員張上達黃璣陶錫朝貴  
皆斂手謹避其鋒 曾宗彥奏言各省營兵需餉約  
三千萬以江南白強軍餉章計之僅足二十餘萬人  
兵食請令各省將實存勇隊嚴定去留實支餉精量  
爲歸并然後一律挑練胡燏棻亦言海軍無力猝辦  
自以精練陸軍爲主沿海最要沿江次之腹地又次  
之并云神機營舊用鳥鎗難與洋鎗爭勝請參用西

法改練事下軍機大臣八旗都統先後議行。詔五  
城分設小學堂。舉貢生監一體入學。以備升入大學  
堂之選。孫家鼐議定官報章程上之。乙未以後。士  
習日囂。無賴者混迹報館。奮髯抵掌。議評國政。農學  
商學算學蒙學諸名色。此猶一家言也。津澳閩粵湘  
漢之間。私習地名。大張旗幟。以次流行。都二十餘家。  
而時務報蔓延最廣。論者至比之明夷待訪錄。張之  
洞提倡尤力。札行湖北全省州縣官。各備貲購閱。祭  
酒王口口治漢學家言。課述甚富。主講岳麓時。每見  
生徒輒勉以閱報。官報既設。旋命康有爲定報律。有

爲 領上海官報。實逗留京師不去。是時主時務報館者。爲浙人汪康年。與有爲積不相能。聞官報既領公帑。私改時務報爲冒言報。梁啟超不悅。發康年陰私。著說一千餘言。指擊不遺餘力。但康年者。又譏啟超。一旦得志。遂挾 天子以令錢唐一布衣。兩家文字往來互相攻訐。總署密電黃遵憲查勘。康年抗言受人牛羊。敢忘芻牧。識者謂新黨之議論盛行。始於時務報。新黨之人心解體。亦始於時務報。而啟超專恃筆舌之妙。以義始者以利終。侮人爲太甚矣。 賞

大學堂西教習丁遵良頭品頂戴。聘爲客卿。 詔整

頓沿江沿海水師學堂增學額各處鐵路扼要之區  
及開礦省分均增設學堂 遣李盛鐸楊士燮李家  
駒壽富赴東洋考察學校 工部主事金蓉鏡請援  
會典例開則例館博徵通達大儒與明習律令之士  
爲總裁纂修等官銓選則立專格以究職掌專科之  
人以補專官由本衙門遷除不得縱橫他調錢糧則  
列專表以明歲計專款以待常用餘款以待雜用年  
清一年不准前後牽混 上嘉納之 孫家鼐代奏  
梁啟超譯書章程發帑金二萬充開辦費別籌常費  
月三千金



秋七月罷新進士朝考廢試帖楷摺。康有爲請興農學言泰西新法鳥糞可以培肥電氣可以速成沸湯可以煖地脈玻璃罩可以禦寒氣播種則一日可及數百畝刈禾則一人可兼數百工擇種一粒可收一萬八千粒千粒可食人一歲二畝可食人一家安有萬里之地而憂貧者哉有爲與上密陳天下大計草奏亡累十數唯此疏見諸邸報都人頗疑怪之鮮有窺其奸謀者。立農工商總局於京師各省皆設分局工部郎中端方新簡霸昌道以邊地瘠苦遷死不赴任旋營求得保遂開缺賞給三品卿銜與道員

徐建寅吳懋鼎共理局務。是時東南苦澇，西北苦旱。四方以災告者不絕。廣東米價奇貴，越進船無一至者。藩司張人駿出示勸農，至有抱金珠餓死之語。端方等因先從農務經始，請立農務學堂，開農會，刊農報，購農器，聘美日農師。而徐及工商二事，然以一局責成三人，往往執意見互相訾警。每晨起議事，日中未有所決。王文韶患之，密言於上，改派建寅主工懋鼎主商，端方主農。自是廷臣條奏若甯述俞請廣購機器，王鳳文請設賑廠招工，蕭文昭請立茶務學堂，蠶桑公院皆下端方等議之，而局所漸奪部權矣。

大學堂之初立也。京外官投名願附學者踰七百人。學堂不足以容。總署乃倡言學齊語者當引而置之。莊嶽日本於我爲同文。其教純用西法。宜選派同文館學生及編檢司員就學東京。請諸日使矢野文雄尤之。議選二百人給資先行。詔各省奉諭交辦之事。均著由電報傳知督撫卽行遵辦。無庸專候部文。王錫蕃請設商會。詔劉坤一張之洞先就上。海漢口行之。廖壽豐請飭出使大臣就寓洋華人曉以忠義一體建立學堂。仿經濟常科例各就所學錄尤取進爲經濟科商籍生員准其回華鄉試。其有

才具出眾者。卽令使臣保薦。派充領事參隨等官。並責使館緝譯夷書。詔下總督議行。詔九月奉

皇太后慈輿。閱兵天津。先期布告天下。榮祿奏直

隸煤礦計開井硿十二所。在內邱者四。曰上坪。曰磁

窰溝。曰南陽寨。曰永固。在臨城者八。曰岡頭。曰石固

曰膠泥溝。曰楊家灣。曰新莊。曰竹壁。曰牟村。高贊交

界之間。曰焦村。其煤以上坪永固岡頭石固爲最。牟

村南陽寨焦村竹壁磁窰溝次之。膠泥溝楊家灣新

莊又次之。皆濱臨大道。爲蘆漢鐵路必經之地。梁

啟超請附編譯局設立編譯學堂。從之。岑春煊請

改官制。上採用其言。詔曰。國家設官分職。各有專司。京外大小各官。舊制相沿。不無冗濫。近日臣工條奏。多以裁汰冗員爲言。雖未必盡可准行。而參酌情形。實亦有亟當改革者。朕唯授事命官。不外綜核名實。現當開創百度。事務繁多。度支歲入有常。豈能徒供無用之冗費。致礙當務之急需。如詹事府本屬閒曹。無事可辦。其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僕寺。大理寺等衙門。事務甚簡。半屬有名無實。均著卽行裁撤。歸併內閣及禮兵刑等部辦理。又外省如直隸。甘肅。四川。皆係以總督兼管巡撫事。唯湖北。廣東。雲南。

三省督撫同城。原未畫一。現在東河在山東境內者。已隸山東巡撫管理。祇河南河工。由河督專辦。今昔情形確有不同。所有湖北廣東雲南三巡撫。並東河總督。著一併裁撤。其湖北廣東雲南三省。均著以總督兼管巡撫事。東河應辦事宜。卽著歸併河南巡撫兼辦。至各省漕運。皆由海道。河道已屬無多。應徵漕糧亦多改折。淮鹽所行省分。亦各分設督銷。其各省不辦運務之糧道。向無鹽場。僅管疏銷之鹽道。均著裁缺。歸各藩司巡守道兼理。此外如各省同通佐貳等官。有但兼水利鹽捕。並無地方之責者。均屬閒冗。

卽著查明裁汰。除應裁之京外各官。本目已降旨。暨  
裁缺之巡撫。河督。京卿等員。聽候另行錄用外。其餘  
京外尙有應裁各缺。及一切裁減歸併各事宜。著大  
學士六部及各直省督撫。分別詳議籌辦。至各省設  
立辦公局所。名目繁多。無非位置閒員。薪水雜支。虛  
糜不可勝計。著一律裁撤淨盡。並將候補捐納分發  
勞績人員。嚴加甄別。裁汰限一月辦竣覆奏。詔書  
旣下。主持新政者。先提議六部。或云有尙書則侍郎  
爲冗。有郎中則員外爲冗。凡額外主事員外郎中。無  
兼差而食俸尙淺者。皆可回籍候資。於是始議并司。

禮兵刑工皆觀望吏戶二曹管理吏部大臣徐桐戶部尙書敬信持不可徐桐曰先革去老夫徐議未晚敬信曰子不爲怨府嚴旨屢下敦促則議裁司務廳督催所以謝過又提議翰林院或曰定編檢額四十新授職者皆罷或曰改議院訛言一夕數驚皆惴惴不自保李鴻章等旋據典要以詹事府并入翰林院通政司并入內閣太僕并兵部大理并刑部光祿鴻臚并禮部諸翰林始知不在議裁之列然頗悔舊時耗日力於試帖楷書一旦舍其舊而新是圖前功盡墜言者猶喧噪不已主事吳錫爵奏廢屯衛各官



請以軍田歸州縣。因是并及漕院矣。詔各省籌辦團練。頒行會國藩清訟章程。凡實缺計典。候補委署。及年終密考。俱以清訟功過。分別予奪優劣。皆從張蔭桓之議也。擢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四品卿。入軍機。參預新政。別以大內密室處之。諭旨皆令撰擬。寵任在軍機大臣上。陞倉場侍郎李端棻。為禮部尚書。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少詹事王錫蕃。為左右侍郎。皆喜言新法者。道員劉慶汾請用機器仿西法鼓鑄銅錢。與金銀錢並行。時園法日壞。舊制錢為奸商銷毀。及流入外洋者。不可勝計。白金

一兩只易京錢五百枚市買攬雜沙濂用之公私俱困慶汾久遊西洋知其利弊故以是請聞者皆迂其言武試之廢弓刀石也事下諸臣詳議王毓藻謂開弓以驗橫力掇石以驗直力舞刀以驗橫直力宜留之以待材勇之士張汝梅劉樹堂饒應祺德壽黃槐森皆言不宜遂廢而張之洞鄧華熙楊福臻欲合營伍科舉團練爲一事中外臣工前後凡二十餘奏言人人殊至是兵部采諸臣條議奏定非山軍營學堂練局出力不得與武試其考試之法首場馬槍二場步槍留拔勇爲三場內場試兵法論一篇策問

一道則參用劉坤一譚鍾麟崧蕃胡聘之魏光燾朱  
福詵等之說也。上以爲未盡令再議之。始戶部  
立昭信局恭王獻二萬金爲諸臣倡各省陸續輸納  
已踰千萬四川廣東等省所司勸辦不善民情大  
擾張承纓黃桂鋆李經邁皆以爲言遂停之。議增  
設鐵路礦務農工商等局委員安置被裁各官。孫  
家鼐參用徐致靖言奏置三四五品卿三四五六品  
學士備顧問另片奏設醫學堂並從之。令督撫藩  
臬三年一述職。江蘇學政瞿鴻禨奏改江陰南菁  
書院爲學堂以書院舊管沙田試辦農學。詔嘉獎

之。從刑部主事顧厚焜優貢沈兆禕言推廣郵政。裁驛站。從侍講學士瑞洵言飭順天府五城御史勸辦報館。用策論考試各部司員。初中東之役。劉坤一督師出關。張之洞實代其任。之洞久困武昌。不足供其揮霍。私念江南繁富。勝湖廣十倍。曾國藩承寇亂初平。已具高掌遠躪之勢。與他省不同。甫至。卽增兩淮鹽引百三十票。借洋債籌辦江防。又倡議改折南漕。謂歲可增帑金五百餘萬。戶部尙書敬信不從。其議遂寢。至是瑞洵復以爲請。言國家歲轉南漕百餘萬石。關係數十萬人計口授食之需。向使輪船

未通奴才亦何敢冒昧上陳。輕言改折。今則海道暢行。有如衽席。南來包米。盈溢市廛。官運朝更。商販夕湧。若必苦守舊章。牢不可破。坐令百萬金錢。耗散於官吏戶胥之囊。而不思變計。豈不可惜。上深然之。恐部臣復執前說。特詔奕助孫家鼐。會同戶部議之。禮部六堂既罷。言路大開。凡部院所收條陳。卽將原封進呈。不得拆看。舊例各衙門分班值日。至是以條陳太多。詔令隨到隨遞。不必案定班期。又詔州縣以下官。有上書言事者。由督撫將原封呈遞。士民言事者。由道府隨時代遞。一言上達。立見施行。

時樞臣擯退無權專倚參政四卿決事詔曰國家振興庶務兼採西法誠以爲民立政中西所同而西人考究較勤故可補我未及今士大夫昧於域外之觀者幾若彼中全無條教不知西國政治之學千端萬緒主於爲民開其智慧裕其身家其精乃能美人性質延人壽命凡生人應得之利益務令推廣無遺朕夙夜孜孜改圖百度豈欲崇尚新奇乃眷懷赤子皆上天之所畀祖宗之所遺非悉使之康樂和親朕躬未爲盡職加以各國環交凌迫尤非取人之所長不能全我之所有朕用心之苦而黎庶猶有未知職

由不肖官吏與守舊之士夫不能廣宣朕意乃反胥  
動浮言使小民搖惑驚恐山谷扶杖之民有不獲聞  
新政者朕實爲歎恨今將變法之意布告天下使百  
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  
各省藩臬道府均令上書言事毋得隱默顧忌其州  
縣官應由督撫代遞者卽將原封呈遞不得稍有阻  
格總期民隱盡能上達督撫無從營私作弊爲要  
福建舉人張如翰請設農學科舉中西樹藝畜牧之  
法占驗考察之書令士民悉心講求歲科二試每學  
拔取數名爲農學生咨集會考畧如拔貢之例廷試

列高等者。觀政農部。與拔貢小京官同。其次用作州縣農師。與教官並重。移訓導一缺任之。俾事有專司。且資教習事。下部議。孫家鼐奏。改金臺書院爲順天中學堂。拔所屬二十四州縣生員四十名。入堂肄業。另設南學額二十名附之。胡燏棻進天津海光寺行宮圖。以備閱兵。巡幸。直隸州知州陳維藩。請簡知兵大員。督練蒙番。使分駐邊要。每路正副各一人。將迤北一帶。東至吉林。西至伊犁。內外各旗蒙古番族。就其自有之餉。簡其所部之卒。勤加訓練。以防強俄。直隸山西陝西之北。以恰克圖爲要。甘肅新



疆各邊以塔爾巴哈台爲要西南則喀什噶爾至和  
闐各部土回環居青海之蒙番土司甘肅四川雲貴  
沿邊各土司均練爲內數路前後藏練爲外二路其  
原設之將軍都統才勝任者仍之參贊辦事駐藏各  
大臣一律裁撤上大遑之以內政亟未遑措邊事  
也詔曰旗丁生齒日煩徒以格於定例不得在外  
經商貿易遂致生計日艱從前富俊松筠沈桂芬曾  
籌議及之現當百度維新尤宜寬弛其禁俾得各習  
四民之業以資謀生著戶部詳查嘉道年間徙戶  
開屯計口授田成案訂立新章迅速具奏屯衛之設

仿於明代本以養兵實邊至國初屯軍次第裁汰唯  
有漕運省分仍隸衛所乃專爲贈運之計現漕糧既  
歸海運衛所半屬虛懸若改衛爲屯徵租充餉於國  
用不無裨益詔著兩江兩湖浙江各督撫通飭所  
屬澈底清查各衛所屯田地畝實在數目詳定徵租  
章程奏明請旨辦理先是陝西按察使袁昶條陳  
時務於八旗生計清理屯衛二事擘畫甚詳故有此  
詔

八月直隸按察使袁世凱由天津入見譚嗣同密薦  
世凱將才詔開缺以侍郎候補戶部主事蔡鎮

藩請審官定職以成新政庶吉士丁惟魯請編歲出  
歲入表頒布四方皆下廷議未及議行而康黨亂作

戊戌履霜錄卷一

戊戌履霜錄卷二

退廬居士

康有爲構亂始末

光緒二十年甲午秋八月倭人潛師渡海。脅朝鮮變政。敗我援兵於遼東。京師大震。越明年。從大學士李鴻章請。割臺灣。納幣二百兆。與之議和。南海舉人康有爲。方入都。應試。率公車三百餘人。上書都察院。力陳不可。請遷都西安。急圖變法。自強。俗傳南海先生四上書記。此其一也。和議旣成。有爲旋舉進士。以主事籤分工曹。大失望。携其所著書曰新學僞經考者。

徧謁朝士大夫。或傳其字長素。蓋以素王自比。爭呼  
聖人。抑揄之有爲。益喜自負。先是有爲未通籍時。御  
史安維峻見其書。大惡之。密具疏糾參。比之少正卯。  
事下兩廣總督李瀚章案問。瀚章爲剖辨之。得無罪。  
朱一新講學浙西。五致書與論學派源流。真若有爲  
之才。足以鼓煽徒眾。隱然如一敵國者。由是康聖人  
之名震天下。翰林侍讀學士文廷式。刑部郎中陳熾。  
方糾約四方名士。立強學會於京師。有爲與焉。都人  
駭其議論。旋爲言官楊崇伊論止。有爲見四方無事。  
無所逞其陰謀。會 太后逐翁同龢出毓慶宮。汪鳴

鑿長麟以言事削職黨獄將興公卿不敢見士益懼  
禍及始乞假南歸至上海立強學分會遣使四方游  
說湖廣總督張之洞輦金助之附者漸眾所出月報  
不用國號以孔子降生紀年之洞不悅有責言又因  
狎游爲娼寮所窘遂奔桂林黃緣臬司蔡希邠倡聖  
學會粵西僻在一隅士純樸不尙聲氣久之無所發  
舒不得已踰跟返里有爲雖名詭譎其藉以煽動流  
俗不外勤請謁結社黨卒亦無他技能其徒梁啟超  
者新會舉人好讀周秦諸子閱四庫總目三與計  
偕不第方徘徊海上落魄無所歸強學分會雖散器

血宅舍具存。回收拾餘燼。與浙人汪康年改設時務報館。甲午款夷後。朝政多苟且。上下皆知其弊。以本朝文禁嚴。屢興大獄。無敢輕掉筆墨譏時政者。自時務報出。每旬一冊。每冊數千言。張目大罵。如人人意所欲云。江淮河漢之間。愛其文字奇詭。爭傳誦之。行銷至萬七千餘冊。由是康門之醜張。而羽翼成。黨禍伏矣。有爲旣屢躓。不用家居。二載益揣摩中外時局。其弟子流散四方。稍稍復集。理其一家之業。援據公羊何休學。著爲孔子改制考一書。大旨謂春秋旣作。周統遂亡。雜引董子淮南諸篇。附會牽強。以證孔

子改制稱王之實。蓋私揣乾隆中葉以後。漢學大興。不構一漢儒之獄。尋隙攻經。未足傾動士林。而中國君權至尊。欲隱避辯言亂政之名。又不得不文飾經言。託之孔子。其後梁啟超主講時務學堂。張其師說。葉德輝賓鳳陽梁鼎芬等起而攻之。盡發其覆。其說遂不得行。二十三年丁酉十月。膠州事聞。有爲拊掌喜曰。外禍亟。吾策行矣。徧觴親友。得多金。挾以渡海。滬濱遇文廷式。方罷官僑居。授以書。甚秘。抵京。不十日。卽草疏數千言。求總署代奏。其疏發明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四說。未斥帝與諸臣求爲長安布衣而不



可得總署得疏大驚。指其疵。令刪汰以進。有爲執不  
可。疏卒未上。然有爲得廷式書。交通內廷。左右已先  
爲之地。旣而給事中高燾。會上疏密保。上大喜。欲  
召對。爲恭親王奕訢諫止。乃命總署隨時接見。有爲  
諮問大計。並索其書觀之。大驚歎不置。於是日本變  
政考。彼得變政記諸書。以次上達。而請定國是之疏。  
總署亦爲之代達矣。有爲願身修髯。日光炯炯射人。  
始學經生。繼治名法。末乃變爲縱橫。見人長揖大笑。  
卽姓名畢。次詢何郡邑。物產幾何。里中長老豪傑。必  
再三研詰。取西洋鉛筆。一一錄其名。儲夾袋中。是時

天子方開特科。四方高視濶步之士。雲集輦下。爭暱  
交康先生。有爲亦傾身結納。終日懷刺。汲汲奔走。若  
狂。戊戌三月。開保國會於粵東館。京僚集者四百餘  
人。有爲登臺演說。謂異時有不忍言之事。我輩士大  
夫。卽欲學錢蒙叟作貳臣。西人設官。各有專門。非專  
學不能承乏。學熊魚山作僧。西教專毀佛寺。僧且無  
依。無已。其蹈海而死。中國旣無海軍。卽無海境。此亦  
非我乾淨土矣。眾皆拊掌稱善。御史李盛鐸。初與有  
爲倡議開會。旣入康黨。又依附榮祿。聞潘慶瀾欲參  
倡會諸人。乃檢冊自削其名。先舉發之。疏留中勿問。

四月廣東學政張百熙應 詔舉有爲使才侍讀學士徐致靖論薦尤力。上問翁同龢同龢雅慕文才好延攬凡江浙名流悉羅致出其門下當東方兵燹未開有爲上書當道言日本畜謀叵測高麗琉球將盡爲所啗後卒次第如其所言同龢甚奇之及乙未再來上書引往事徧告同僚有援用之志重於發言至是適承 上詢遂贊 上召有爲入對有爲見上極陳英德俄法之強教堂徧地無刻不可起釁礦產徧地無處不可要求骨肉有限腴削無已亟宜改用西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爲政以俄皇彼得之心爲心

上曰。巨室世臣。多因循守舊。罰不及眾。奈何。對曰。舊臣何患之有。陽以祿位尊寵之。陰奪其權。則謗議無從作矣。世宗設軍機。而內閣如故。文宗設總署。而會同四譯館如故。前事可師也。上嗟嘆再三。卽日。詔入總署。充章京。有爲旣蒙召對。自以不時遭際。功名可旦夕成。旨下。僅得章京。意頗怏怏。一日。詭言出京。潛徙內城。匿僧舍。結珍妃母弟志錡。使覘宮中動靜。又廣交言官王鵬運。楊深秀。宋伯魯等。日夜聚謀。由是內外黨援漸堅。以私意牽合新書。綴成俄皇彼得傳。英國變政記。普國作內政。寄軍令考列。

國統計比較表。列國官制憲法比較表。法蘭西革命記。波蘭滅亡記等篇。先後進呈。盡售其保種合羣諸謬說。上讀其書善之。又左右譽言日進。遂一意傾嚮新法。恨得有爲晚。時翁同龢已罷。廖壽恒新參樞務。上眷有爲甚。時有宣問。密授壽恒達之。有爲諸陳奏亦緣壽恒得進。同時四大軍機不盡與聞政謀。而內批稍稍出矣。初阮元總督兩廣時。開學海堂。延士漢學大興。其後陳澧朱次琦分爲兩派。各有門徒。有爲雖及朱門。考據甚疏。粵人談漢學者。屏諸戶外。有爲引爲大恥。因集門徒別樹幟。講學遂僞羣經。

翻成案。敢爲大言。又素行不檢。頗干與外事。陰持大吏短長。粵人接手咤罵。比之邪匪。順德李文田。乙未典禮闈。有爲座主也。其初入謁見李字文田。曰約農先生。自稱貢士。又廷試策卷。文田籤其破體字。抑置下等。心甚銜之。進用之初。唯張蔭桓以同里。日與之游。常以總署密情相餽。二人稱服泰西。私相褒重。尙書許應駉。副都御史楊頤。以下視之蔑如也。時粵人官京朝者。唯應駉位最崇。守舊最堅。聞有爲聚講粵東館。則遣人喝止之。旣又密參其居鄉搆訟。及入京干謁。營求諸款。宋伯魯楊深秀起與之爭。詆應駉竊位。

蔽賢阻撓大局。上令應駉自陳。而有爲嚮用如故。御史文悌在臺。臣中頗稱強直。始有爲曲意勾致之。欲引以爲助。令參粵東沙田事。文悌不從。又令倡率全臺。伏闕痛哭上書。請變法。復堅持不可。至是憤應駉之不直也。遂疏攻宋楊庇黨。有爲奸邪不可用上。主先入之言。責文悌沽直好名。以不勝臺職黜之。應駉文悌既先後譴罷。公論大沮。有爲益堅僻自用。對人言。謂突遭許文狂噬。卽拂衣欲去。不意劉整彈章反成禍衡。薦表言辭咄咄逼人。甚盈滿自得。五月。改上海時務報爲官報。孫家鼐薦有爲主報務。上陽

許之有爲藉口進書實逗留不去一切變法章奏皆  
其主使。力詆各部寺院諸臣老悖不諳外務請天  
子御門誓眾仿日本參謀本部萃天下精兵猛將拔  
置親衛自將之。又倡議立十二制度分局都人驚相  
走告。謠傳有爲力伸民權將開上下議院盡革九卿  
六部諸衙門既而改律例裁冗官兵制學堂農工商  
礦各政日有設施。召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以四  
品卿入參新政。內廷別闢一室。值宿其中。諭旨皆  
其撰擬。言事者雖布衣得露章直達。四卿裁決後取  
中旨。徑付所司。樞府不得與聞。禮部以阻格司曹



上書兩尚書四侍郎同日覲職江督劉坤一粵督譚鍾麟皆受詰責或有獻謀裁撤內監者閹黨大懼則搆蜚語謀陷於太后之前而兩宮浸成嫌隙矣太后自歸政後避居頤和園一日上詣闈朝謁太后責上曰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棄今以遠間親新間舊徇一人而亂家法祖宗其謂我何上泣諫曰祖宗而在今日其法必不若是兒寧忍壞祖宗之法不忍棄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爲天下後世笑也置酒玉瀾堂不樂而罷七月李岳瑞請易服色張元濟和之有爲實主其

謀。上猶豫未決。有爲奏曰。自古言變法者。皆云小民難與慮始。樂於觀成。今一二老成人。尙張利口。牽掣執政之權。築室道謀。安能成事。古異姓受命者。必變服色。將與天下更始。而不一新其耳目。數千年沈痼慣習。其何術瘳之。上可其奏。潛遣中使購西服五百餘襲。雜優人衣冠以進。將改元開化。擇吉謁廟祭告天地。以。太后故。趙趙不敢遽發。旣又議開

懋勤殿。招致東南名士。兼聘客卿。大更制度。或洩其謀於。太后。太后恚曰。小子以天下爲玩弄。老婦無死所矣。上由藩邸入承大統。謹事。太后不敢

示異同。獨用有爲變法，排眾議，毅然行之。不少絀。然左右大臣皆由太后拔用。內廷奔走宦豎服侍西宮有年多爲太后耳目。上雖驟欲自強，勢孤恆惴惴如防大敵。至是聞太后恚怒有違言，內不自安。欲用一人調停。恭王新厭世，奕劻世鐸皆疎遠，不甚倚重。外廷諸大臣失職怨望尤不愜。上心察四卿中獨楊銳沈毅可屬大事。二十九日昧爽召銳入宮告以故。泣涕尚保全。銳辭曰：「陛下家事當謀之宗室貴近，小臣懼操刀而自割也。」上曰：「爾胡然出？」予詔一道命就有爲商之。銳退語嗣同。嗣同捧

詔大哭。奔告有爲。有爲曰。太后當國幾四十年。是更變多而猜忌甚。未可口舌爭也。嗣同曰。是不難。當爲主上了之。引有爲入臥室。取盤灰作書。密謀招袁世凱入黨。用所部新建軍圍頤和園。以兵劫太后。遂錮之。有爲執嗣同手。瞪視良久曰。母后固若是其可劫耶。嗣同曰。此兵諫也。事成。請自拘於司敗。古人有行之者矣。次日。以告梁啟超。林旭。啟超稱善。旭言世凱巧詐多智謀。恐事成難制。請召董福祥。嗣同不可。時世凱以臬司內擢侍郎。嗣同所密薦也。恃推轂恩。自以爲緩急可恃。遂獨造之。世凱延入上坐。

執禮甚恭。嗣同曰：新政將成，而滿員內外阻壓，明公苟出而圖吾替北洋之位，可取而代也。世凱曰：唯

朝廷所命，敢不盡死。嗣同曰：榮祿剛毅，實播弄口舌，挾母后以臨。天子今將借明公刃，取二人頭以謝

天下，因出手詔示之，且告以兵諫密謀。世凱許諾，請回天津，簡軍實，戒將士先誘誅總督榮祿，疾驅入都，聽命闕下。嗣同頷之，戒勿洩。世凱至天津，適聶士成以軍事上謁制府，士成淮北驍將，統武毅軍五千，人駐蘆臺，非有急不輕離營。世凱疑榮祿已覺其謀，北洋兵權盡萃督署，士成外尚有董宋兩軍，勢不敵。

遂叛有爲。反輸其情於榮祿。榮祿大懼。遣人變服齎  
蠟書馳告奕劻。奕劻言於太后。太后上聞變愕然。

密旨趣有爲出都。有爲知事敗。介教士李提摩太求  
援於英使。英使避暑之西山不遇。遂奔唐沽。時八月  
初五日也。太后漏盡四鼓還宮。卽收。上卽綬翼。

日緹騎四出。素有爲已遠。颺不可得。執其弟廣仁。及  
楊深秀。湯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誅之。有爲至香港。  
英人以國事犯任保護。上海懸十萬金購募。不得。楊  
崇伊請太后訓政。太后暮年再出垂簾。盡反前  
政。倚榮祿練兵。剛毅籌餉。召禮部尚書懷塔布等使

復其位。始稍稍偏任滿人矣。

邦交志

今世游說之士。多侈言列國形勢。俄地拊滿蒙之背。而兵爭常在歐洲。日本彈丸三小島。聯合英美。遂能成遠交近攻之計。所謂遠見千里而近不見眉睫者。耶。嘗甲午邊釁初開。我師屢戰失利。李鴻章求解於英。英意謂得一強國居間。稍償兵費。許高麗自主。當可息兵。英使援局外之例辭。不得已轉而詣俄。俄人方經營西伯利亞鐵路。甚日本得志。而未肯與。李鴻章使至太喜。因約德法仗義執言。爲我索還遼東。日本

遠巡而退。後一年，俄皇加冕，鴻章以頭等公使入賀。與定密約數條，利益甚大，法亦酬以廣灣，獨不及德。德使請福建三沙，又不許，蓄怒未發。適鉅野教案起，遂帥兵襲取膠州，進窺即墨。二十四年戊戌正月，割青島爲德租界，與之議和，并以山東全省路礦畀之。德兵據即墨者，方修怨未已，駐學官兼旬，毀及先賢偶像，魯人愬之於朝。詔詰巡撫張汝梅，汝梅不以實告，事遂寢。既又率商輪五艘泊膠島，以重賞雇華工，凡三百餘人，誘之登舟，悉載以回國，所司勿敢詰也。自是外侮紛乘，雖法人屬部如剛果者，亦來通使。



結約無敢議其非者。康有爲之演說保國會也。謂四十日之間。除旅大廣州灣。失亡不計外。爲外洋要挾逼脅者。凡十一事。一德之強租膠州。人所共知也。其二英欲借我款三釐息。而俄不許。其三欲開大連灣南甯通商。俄亦不許。其四借英款不成。而內河行駛輪船矣。其五西貢燒教堂。法索我償款十萬矣。其六姚協贊調補山東道。德人限二十四點鐘撤去矣。其七津鎮鐵路過山東。三告德廷。德不許。改道過河南。亦不許。後請英美使言之。乃許矣。其八聶軍請俄教習。訂明不歸統領節制矣。其九俄人勒逐德教習四

人矣。其十直隸山東山西三省練兵。必須請俄教習矣。其十一長江左右釐金。盡歸稅務司矣。是月總署借英德銀行庫平銀一萬萬兩。償日以蘇州淞滬九江浙東貨釐宜昌鄂岸鹽釐爲質。故有爲云然。有爲博交好察。凡總署祕約。盡偵得之。演說未終。有泣下者。先是東方兵事未起。朝廷於與國。獨親睦英。每事必占其向背。自英使倡議守局外。以拒鴻章。俄人結歡於我。佯爲盡心力。任排解。德法皆聯爲一體。英人之勢遂孤。然創闢商埠。由英利益均沾之說。各國皆援以入約。俄德法旣各有新地。英雖戒盛。固不欲

示弱於人。適日本償款清。遵約退威海衛兵。遂入據之。威海衛由成山東北角斜伸入海。形勢遠不逮膠州。旅順又須駐重兵守之。英人屬地徧天下。調兵轉餉。沿途置埠如驛。然固無須海東僻地。其必據此以抵制三國。亦爲勢所迫。非本謀也。然當日俄德法三國聯盟。頗欲傾去赫德。長江利權。且岌岌不保。英廷頗咎使臣失策。俄與英勢不兩立。俄欲東向以爭天下。英日遂聯爲一黨。唇亡齒寒。蓋亦有不得不然之勢。俄人初得旅順。易地名爲呢夸拉威。經營商埠。用一百六十萬金磅。議稅人頭。金旅逃民載道。依克唐

阿奏以東流圍荒處之。呂宋華商亦遭西美兵禍。電書絡繹告難。朝廷坐視之。不能救也。日本於我爲新警。罄我償款。悉以練軍。渤海以東。兵艦如織。英吉利外。無無與抗顏行者。旣招俄人之忌。雖結英援。猶惴惴焉。日有戒心。因思聯中日之交。而保東亞太平之局。二月。創興亞會於上海。置酒高會。江標張謇與焉。其告同會之人曰。彼白人者。席卷六合。直注東邦。氣運之開。非人力所能爲也。斯時也。國與國爭。種與種爭。誰得其長。則轉禍爲福。東邦列國。印度先滅。緬甸次之。安南又次之。高麗暹羅亦皆瀕於危亡。至今

屹然爲狂瀾砥柱。不失獨立之權。卧薪嘗膽。沈幾觀變。以爲亞洲剝極之復者。舍中日其誰與歸。聞者莫不悚然。自是兩國人士。議釋怨脩好。然創鉅痛深。未易遽合也。李鴻章初詣馬關定約。私於伊藤博文曰。和款宜量我物力。中國外債多。主權盡失。亦非同洲之利也。伊藤不答。及俄人得旅順大連灣。大治戰艦。將有事於東方。日人始懼而親我。我之軍實國帑。旣喪於遼東一戰。上下引爲大戚。朝臣唯張蔭桓主聯英。諸新黨議聯日。指旅大爲公地。鴻章新有寵於俄。權力遠出蔭桓上。太后以勲舊。甚倚重之。英日國勢。

亦實不遠俄德法。故當時主聯英日者雖眾。終不能  
挾清議以敗俄交。論者至以道勝銀行比英印度公  
司。其危懼如此。三月德親王亨利來聘。命李鴻章張  
蔭桓迎勞於途。上御仁壽殿見之。賜宴玉瀾堂。寵  
賜甚厚。翼日慶親王奕劻復饗於私邸。有欲以山東  
毀孔子廟相詰難者。奕劻止之。謂玉帛之間不宜及  
兵事。尋謁明陵。登西山。訪居庸關遺迹。周歷北方形  
勝。循白河還津。或疑曩俄親王烏湯士基來京。輦海  
外珍物。結歡朝貴。歸而道勝銀行之約成。今亨利之  
來。必挾烏湯故智。然總署故守秘密。唯一二要臣得

聞其謀尙待以下。不盡知也。於是上方銳意變法。召湖廣總督張之洞入見。行次上海。聞沙市亂。怡和公司燬於火。之洞還任。捕奸黨悉誅治之。以謝英人。英使駐京師者。要挾未已。謀侵徐相國交民巷居第。大治園亭。相國堅執不允。曰。駕克虜伯大礮於門。閉老夫及家屬而盡殲之。乃可得也。英使笑其崛強。乃止。沙市之亂甫平。閱一月而上海四明公所之獄起。四明公所者。甯波人會館。與法爲鄰。一郡之旅櫬寄焉。法人求之不得。遂毀其垣墉。以強力劫之。郡人大憤。執梃而起者以千數。法檄水師登岸。槍斃十五人。

蔡鈞急往彈壓。亂民毆其僮從。遮輿而呼曰。米客人欲執子等以媚夷乎。眾怒。今難犯矣。蔡鈞者。江海關道也。曲意諂事英商。又私運江南之米以濟日本。故當時有米客人之謔。兩江總督劉坤一。遣緝緝架詣滬和解。爲浙商索還四明公所。死者勿究。法人旣得志於上海。旋因福州船政局。裁減洋員薪俸。遂索南台。索西江鐵路。俄自是而窺伊犁。英亦因之而索九龍。言者以數年之間。藩籬盡失。與其徇各國之請。彼此分割。轉失我自主之權。曷若統籌全局。將沿海各口。徧開市埠。在我旣坐收通商之益。卽以杜夷人窺



伺之心。於是岳州、秦王島、三都島，以次盡闢爲通商口岸。或又謂福州爲各國商埠，甲申之役，法犯之。天津爲各國商埠，庚申之役，英法犯之。安見通商之地，遂獲免爭戰之禍。嗚呼！莫衷一是。自古馭戎之策，未有絀於此時者也。五月，爲俄路故，從延茂言，設交涉總局於吉林。從恩澤言，設木植公司於黑龍江。朝鮮請派公使來京，許之。命編修張亨嘉轉充朝使。亨嘉恥之，以母老辭。改命徐壽朋。總署進國書，頗以敵體爲疑。上曰：朝鮮既有自主之權，卽爲平等之國。魯僖卑邾，莫敖小羅，是自敗也。六月，英人來詰蘆。

漢借款始鐵路議興。英欲假我以款。歲息外頗有要  
求。總署卻之。已而張之洞與比利時定約於上海。比  
利時國小民貧。無爭衡上國之志。其來勸我借債。俄  
法實陰主之。俄人鐵路欲由西伯利亞過東三省。入  
榆關。南通蘆漢。英外部聞其謀。使公使杜訥樂私於  
總署曰。俄路既達滿洲。今又越俎而謀蘆漢。將牽動  
東南大局。唯大國圖之。其時比約初成。已入泰晤士  
報。總署未之見也。唯李鴻章頗知其謀。業已建議。則  
假權詞拒英。英使出比債草約示之。一署大驚。議廢  
約。越日。比使詣署申辯。盛宣懷復以爲言。適湖北齋

約稿至。遂不告英使。密取旨批許。杜訥樂怒曰。是侮我也。電告倫敦。移書讓總署。索山海關牛莊鐵路。扼俄路中要。阻其東畧。並及津鎮蘇甯。移南洋兵艦。悉泊大沽。期必得。太后聞有英師。大懼。卽日逐李鴻章出總署。悉許杜訥樂所請。英人始歛兵退。七月。溫州淞江江北廳大足。先後以教案聞。董福祥所統甘軍。與保定教士相仇殺。法人大怒。司道居中調停。始索蓮池書院爲教堂。清苑人不可。索清河道署。許之。移甘軍駐南苑。過蘆溝橋。又與西人爭鐵道。大聞。各公使恐其尋仇不已。乃告樞府止其軍勿調。八月。

康有爲構逆事覺。京師大亂。各國徵兵。英爲首。俄繼之。日又繼之。德法美奧義先後以師船至。朝旨捕康黨急。有爲遁入香港。英人以國事犯力任保護。太后懸重金購募不得。大恨之。張蔭桓附有爲作亂。初擬大辟。英使出爲緩頰。乃改戍新疆。黃遵憲監留上海。賴英日交庇以免。中夏陟黜之柄。天將倒持之。以授夷人。議者乃欲開延賓館於京師。招楚材以爲晉用。圖窮七見。不其難乎。新黨之未敗也。日相伊藤博文來游。康有爲稱爲亞洲異才。請厚餼之。留僑。顧問。伊藤私於李鴻章曰。治弱國如修壞室。一任三五

喜事之徒。運以重椎。糴以巨索。邪許一聲。壓其至矣。鴻章曰。侯言良是。始吾赴馬關。言索款不宜過多。恐牽掣亞東全局。今若此。尙何言。兩人方飲酒。感念舊事。各投箸歛歔。不樂而罷。蓋自有爲演說而後。朝野上下。皆惕惕以夷禍爲憂。不復措意內政。當時列強要約以圖我者。凡五大端。一曰租地。英租威海九龍。俄租旅順大連灣。德租膠州。法租廣州灣。二曰鐵路。俄據蘆漢東三省。英據津鎮。河南山西。廣州蘇杭甯波。法據龍州雲南北海南甯。德據山東。三曰預指權力所及之地。不得讓與他人。日指福建。法指兩廣雲

貴英指沿江各省。四曰礦務。山東許德雲。貴許法。福建許日吉。黑許俄。山西河南許英義。五曰練兵。湖北江甯歸德。東三省直隸歸俄。福建船政局歸法。各省海軍歸英。唯美利堅獨立一洲。始終與我無釁。繁富冠地球。而養兵不及十萬。薛福成至以唐虞開闢稱之。乃者古巴之亂一出而敗西班牙。風氣亦稍稍變矣。

戊戌履霜錄卷二